

遵义师范学院仡佬族文化研究基地项目

总主编 ◆ 周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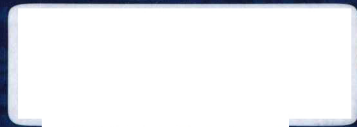
QIANBEI GELAOZU DANGDAI ZUOJIA ZUOPINXUAN
XIAOSHOU JUAN

黔北仡佬族 当代作家作品选

小说卷（上）

孙建芳 王清敏 蒋雪鸿 主编

民族出版社



◎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遵义师范学院仡佬族文化研究基地项目◎

黔北仡佬族当代作家作品选

小说卷（上）

孙建芳 王清敏 蒋雪鸿 主编

民族出版社

总 序

仡佬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登记时仅有2万余人。20世纪80年代初经民族识别后，至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有57.9万余人，分布在黔、滇、川、渝、桂等省市。其中以贵州省遵义市为最多，有道真、务川两个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一个仡佬族乡——遵义县平正仡佬族乡。

所谓仡佬族文化，是指仡佬族人民千百年来在语言、文学、艺术、习俗、生活和生产方式等方面创造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集合体。仡佬族在历史上虽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但她在艰辛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在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在与他民族相处的过程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丰富的民族文化，展示了自我顽强的生命力。仡佬族文化是典型的弱势边缘民族文化，千百年来虽不断受到冲击甚至压制，但其至今仍顽强地保有自我民族性这一事实，是世界民族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发人深省。研究仡佬族文化的意义有三：

第一，有利于发掘，特别是抢救仡佬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千百年来备受压迫欺凌，不得不隐族埋姓的弱小民族，作为一个千百年来备受强势文化冲击及多民族文化影响、至今却仍具顽强生命力的典型边缘民族文化，其历史上形成的应对强势文化冲击和他民族文化影响的内在机制，对当今弱小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应对强势文化冲击、发展自我的民族文化，不无一定的

借鉴意义；作为不少文化现象目前正处于严峻的濒危状态的民族文化，从其自身文化机制中富有生命力的因素入手，探讨如何有效抢救、保护和发展的策略，有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符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神。从民族的也就是世界的意义看，在全球化的今天，深入系统地研究仡佬族文化，发掘、抢救、保护仡佬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方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第二，有利于系统深入地把握仡佬族文化。仡佬族文化的研究一直受到有关部门和国内外专家的关注。在亚洲从事仡佬族文化研究的日本学者有广田律子（《日本传统戏曲与中国民俗艺能之继承关系与运用立体坐标法解释》）、森由利亚（《道真傩文化调查研究》）等。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出版了不少关于仡佬族历史、经济、文化、教育、语言、习俗等方面的专著。重要的文献有：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于20世纪60年代编写的《仡佬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贵州省仡佬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翁家烈的《仡佬族》，周国炎的《仡佬族母语生态研究》，顾朴光的《中国面具史》，等等。经文献检索，迄今涉及仡佬族研究的论文共有481篇。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描述性的，但它们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全球化的冲击、社会转型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仡佬族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许多极富特色的习俗、艺术和文化传统正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因而给进一步的研究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新的要求。

第三，有利于搭建人才培养、教学科研与服务地方文化发展双赢的平台。开展仡佬族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发掘、抢救仡佬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益处有三：一是可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二是可提升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培育高层次科研人才；三是可为人文学科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基地。作为仡佬族

聚居地的地方本科高校，遵义师范学院有责任、有义务开展此项工作。

研究仡佬族文化，遵义师范学院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人文环境优势。2009年，我组建科研团队，主持申报了“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等学校专项资金项目——仡佬族文化研究”。2010年9月，该项目获准立项（黔财教【2010】149号），遵义师范学院还成立了仡佬族文化研究基地。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仡佬族文化研究》丛书就是基地近两年来取得的初步成果。

毋庸讳言，由于参与研究的成员专业学科不一、理论素养不齐、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不够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本套丛书在不少方面尚未达到预期的目标。但作为国内第一套“仡佬族文化研究”丛书，毕竟迈出了系统研究仡佬族文化尝试和探索的一步。我相信，在国内有关专家的指正和帮助下，在遵义师范学院“仡佬族文化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的基础上，仡佬族文化的研究定会由此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周帆

2012年6月

仡佬族文学述略（代序）

孙建芳

仡佬族是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灿烂的文化艺术。他们将天地的开辟、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诞生、人类的创造、时序的更替、日月的运行、山川的演变、风习的开启……，用古老的神话、浪漫的传奇、动人的故事、传情的歌谣、精练的谚语、智巧的谜语，渲染得神奇瑰丽，诉说得酣畅淋漓。

都说想象是艺术的魔杖，可以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一个“开荒辟草”的古老民族，以超凡脱俗的想象，在自己古老的文学艺术里，向世界传递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民族的辉煌与苦难、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就那么奇妙地融为一体，真伪莫辨，虚实难分，构成文学艺术独有的魔幻世界：现实生活被故事虚拟化，艺术虚构被想象真实化。文学，无论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民间的还是文人的，都以独有的魔力指向人们的心灵世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让每一个步入其中的人体验难能可贵的第二种人生。

一、口传文学：乡风民俗入歌来，姹紫嫣红百花开

秦汉以后，仡佬族渐与他族混居杂处，民间文化受到外来文化

的较大影响，但仍保留着古老的民族特色，并在各民族长期发展、共同创造中，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文学是仡佬族表达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的重要形式，而传统的仡佬族文学主要是口头文学，流传至今的有神话、歌谣、故事、传说、寓言、谚语、俗语、谜语、格言、歇后语和民间小戏等。这些口头文学从不同角度反映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民族历史，反映远古先民对自然现象的朴素认识以及古老先人开荒辟草、逃官避匪的苦难经历，流传面广，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其中民间歌谣最为丰富和广泛，既是仡佬族口头文学的主要样式，又是他们娱乐生活的重要载体。

（一）神话：开天辟地创世纪，阿仰兄妹制人烟

神话是原始人类运用原始逻辑思维对自然起源、世间万象最直观的理解和阐释，并由此形成对自然界的生命态度和思维方式及行为模式，其核心观念来自初民所生存的地理空间的特殊性，并积淀成集体无意识的原始密码，显现于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后代子孙，反映在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之中。

仡佬族神话的篇幅都比较短小，内容相对集中和单一，主要反映天地日月、万事万物的起源生成及民族迁徙历程，表现了初民对世界的朴素认识。在仡佬族神话中，世上曾出现过不同性质的“三槽”人：第一槽人系用泥巴捏制，后被大风吹化；第二槽人系用草编扎而成，结果被天火烧毁；第三槽人由天上星宿下凡变成，他们的后裔被洪水吞没，只剩下一对兄妹，奉天神之意婚配，才繁衍出今天世间的人类。这就是著名的《阿仰兄妹制人烟》的故事，体现了仡佬族祖先关于人类进化、适者生存的生命体验。而《开天辟地》《洪水朝天》等则与西南诸民族同类神话大同小异，是原始初民将其对宇宙洪荒和人类自身认识世代传袭的结果。《巨人由禄》说地上一切均为由禄死后所变，身体变成“坡头、大茅草、树木、消水坑、岩洞、刺蓬、丝茅草、山垭口、菌子、马屁包（一种深灰色菌类植物）、蒿枝”等，不同部位变成具有明显高原山地地理和

物产特征的不同自然之物，与汉族盘古化育万物的神话类似，这应该和早期民族的英雄崇拜直接相关。另外流传较广的还有《天与地》《制日月》《太阳和月亮》《公鸡叫太阳》《人皇制人》等。

仡佬族的古老神话，往往通过老年人“摆古”和祭典唱词而世代相传，如遵义一带流传的古歌《十二坛法事唱词》（民间称之为“《十二段经文》”），就是仡佬族的一部创世史诗。唱词除祈祷内容外，还通过奇特的幻想和夸张的比附，描绘了巨人开天辟地的壮举及洪水朝天、兄妹结婚、降风射猎、砍树造屋等人与自然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折射出远古时期仡佬族人民的生活图景。这首古歌中包含着许多天地开辟的生动描述：

布比密制的地，样样都有呀！
肉也有，就是那些遍坡遍地的泥巴；
脑壳也有，就是那些高高低低的山头；
头发汗毛也有，就是那些漫山遍野的草木；
眼睛也有，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消水坑；
嘴巴也有，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山碉；
手脚也有，就是那些分枝发岔的山坡；
肚皮也有，就是那些又宽又大的龙潭；
肠子也有，就是那些弯弯曲曲的江河；
骨头也有，就是那些又硬又重的石头……

与此相似的是仡佬族歌谣《开天辟地》：

初开天是布什客……
初开天还有布什密……
天底下，像人一样。
泥土，是地的肉，

山坡，是地的头颅，
草木，是地的毛发，
水坑，是地的眼睛，
岩洞，是地的耳鼻，
岩脚口，是地的口唇，
弯弯的山，是地的手脚，
岩石，是地的骨头。

以人体的五官四肢、五脏六腑比喻自然界的山川河流、花草树木，本体、喻体都是客观实在的生命体，形象直观而又生动传神。没有离奇怪诞的想象，没有无中生有的虚构，也没有不切实际的夸张，质朴粗犷，浑然天成。与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种种自然物象成为神话表现的表层内容，反映了原始初民的原始思维，带有农耕文化的明显印记。

古歌《叙根由》是仡佬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中一部古朴雄浑的神话史诗，是目前已知的仡佬族口头文学遗产中规模最大、篇幅最长的古歌，其内容是追溯仡佬先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自我觉醒、民族迁徙等历史，其主题是赞颂先人征服自然的斗争精神，及其崇拜力量、智慧与勇敢等优秀品格。作为仡佬族超度亡灵的祭祀歌，它在独具民族特点的宗教活动中宣扬与保留了本民族崇尚的社会风尚。《叙根由》一方面真实地再现了仡佬先民的生活场景，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他们所形成的以安定生活为前提、勤劳自立为基础、平等共生为主旋律的和谐社会的初步构想。

（二）传说：“神仙坝”上“金毛狗”，夜郎山中“山满”雄

仡佬族的民间传说，包括族源传说、人物传说、风物传说等，很多都与其族称、生活习俗、山川地名有关，如《仡佬族族名的传说》《踩堂舞的由来》《仡佬族成亲的习俗》《夜郎山》《神仙坝》《华尖山与冤家沟》《将军岩》《仡佬王巧计退官兵》《围腰坟》

等。《缕金狗》《金竹》《金毛狗》《竹王的传说》《赛竹三郎》等说明仡佬族先民曾以竹、犬为图腾；《彝仡佬的来历》讲述了仡佬族与汉族、彝族交往的故事，反映了与这些相邻民族在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山满》的传说，描绘了清咸丰、同治年间，遵义九龙山区一位叱咤风云的民族起义领袖山满的英雄形象，歌颂了仡佬族人民勤劳智慧、勇于斗争的反抗精神，揭露了统治阶级奸诈凶残、贪婪恶毒的虚伪本性，是仡佬族民间传说的代表性作品。

（三）故事：是非善恶辨分明，褒贬爱憎见人心

仡佬族流传的故事与他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连，主要有爱情故事、动物故事和惩恶扬善故事等。爱情故事大多反映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忠贞不渝，赞美爱情的甜蜜美好，歌颂人物的善良纯洁，情节生动，爱憎分明，如《相思杉》《王二和诺依苏》《蛇与七妹》等；动物故事有《毛呼呼借窝》《水牛和大猫》等，以物喻人，以小见大，借人们熟知的各类动物说家长里短，辨是非善恶，并因具有贴切的象征意义而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惩恶扬善故事有《飞亚和弓生》《渔夫的儿子》《黄义林》《栽树修桥惩恶人》等，主题极为鲜明，那就是除暴安良、匡扶正义、除强扶弱、弘扬正气。

仡佬族传说中塑造了众多的英雄人物，他们多具非凡的本领，担负着全民族的理想抱负。有率领众人历经艰辛捉阿风怪的阿利（《阿利捉风》），有为凿岩修渠与财主作斗争而壮烈牺牲的石鹅大姐（《石鹅坪》），有舍己救人的神医韩婆（《韩婆岭》），有揭竿而起抵御外族强暴、浴血奋战被困成仙的田先玉（《田先玉》），还有誓死保卫家园的奇才晟打浦（《晟打浦的传说》）等。他们不畏强暴，惩恶扬善，为集体甘愿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的道德观，正是仡佬族得以发展的核心因素。

在各类民间故事中，反映社会矛盾和斗争生活的作品很多，如《李万财和李万春》《滚豆儿》《龙女和老哥》等，在歌颂赞美劳动

人民聪明善良、勤劳勇敢的同时，揭露批判反动统治阶级的为富不仁、残暴贪婪，通过曲折的故事和感人的形象，讽刺挖苦，寓庄于谐，实现了文学作品既有娱乐性又有教育性的审美功能。

（四）童谣：稚子稚语是童趣，易学易唱真性情

童谣也叫儿歌，大概是所有谣曲中最天真烂漫、最简单纯粹，也最无世俗功利的了。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仡佬族童谣也都以寻常之物为表现对象，虽是童子稚语，看似无逻辑无意义，却合辙押韵，朗朗上口，活泼欢快，易学易唱，孩子们在歌唱嬉戏中启迪蒙昧，在潜移默化中认知世界，寓教于乐，一举两得，如：

亮（萤）火虫

亮火虫，高一高，背上背把尖刀。
亮火虫，矮一矮，背上背个崽崽。
车幺妹（花灯里的“车车灯”）
幺妹生得乖（好看），住在半边街（音“该”）。
白天抽大烟，晚上逛花街。

逗蚂蚁

黄丝蚂蚁，来抬嘎嘎（肉）。
黄丝嬢嬢，来抬米汤。
大脑壳，来抬肉。细钻钻，来抬饭。
黄丝蚂蚁要搬家，搬到对门石旮旯。

过年

红萝卜，咪咪甜，看到看到要过年。
过年真好耍，又吃汤耙又吃嘎。

的确，“又吃汤耙又吃嘎”，当然“真好耍”，还有比这更天真无邪

的直白心声吗？童心无邪，童言无忌，烂漫天性，率真之情，在这奶声奶气的歌声中尽显无遗。谁没有盼过好吃好喝地“过年”呢，只可惜今天的孩子食物太过丰盛，从不曾“忍饥挨饿”，所以吃肉不香，吃糖不甜，早已遗失了那份苦苦等待的焦灼和日夜期盼的甜蜜，也就绝难体验那种大快朵颐的满足和狼吞虎咽的快感了。

和童谣类似，仡佬族的谜语也一样的单纯明了，富于生活情趣，如：

一根藤藤，结些人人。绳绳一断，娃儿摔得惊叫唤。（鞭炮）
一根树儿矮又矮，周身结些红转转。（辣椒）

人生启蒙，当始于这绝不高深却富含哲理的小小谜语。

（五）歌谣：呵嘢呵嘢又呵嘢，我的山歌牛毛多

民间歌谣历来是老百姓最习以为常，也最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之一，不仅参与者众，娱乐性强，普及率高，而且内容丰富，表达自由，感情热烈，语言大胆，没有“阳春白雪”的雅致深奥，却有“下里巴人”的率性活泼，仡佬族歌谣就是如此：

（一）

你有山歌唱山歌，我无山歌打呵嘢。
呵嘢呵嘢又呵嘢，三个呵嘢当首歌。

（二）

你有山歌唱山歌，我无山歌就打呵嘢。
你一首山歌上了坳，我两个呵嘢翻过坡。

（三）

不唱山歌半年多，山歌打失（忘记）一半多。

捡得哪首是哪首，晓得是歌不是歌。

(四)

你歌没有我歌多，我的山歌牛毛多。

唱了三年六个月，还未唱去一只牛耳朵。

无须长文短曲、繁言复语，仅七言四句二十八音节，甚至就“打”几个“呵嗨”，嬉笑之间，意味情态尽显，比喻形象贴切，夸张入情人理，这是生活，更是艺术。著名诗人李发模以此为题，呕心沥血，埋头创作，写就长诗《呵嗨》，生动地叙写了一个民族鲜活的文化记忆，堪称一部卓绝的仡佬族民族史诗。

相对而言，仡佬族并不是一个特别能歌善舞、热情如火的民族，但在用歌谣诉说自己的喜怒哀乐、描绘生活的悲欢离合方面，一点儿也不逊色于其他民族。无论婚丧嫁娶、田间地头，无论礼仪交往、祭祀祈福，他们都能用高亢嘹亮、低回婉转的歌声，表达对生命的赞美，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对幸福的向往。因此，仡佬族民间文学中，歌谣最为丰富，也最为流行，成套定型的就有打闹歌、劳动号子歌、山歌、情歌、苦歌、哭嫁歌等，篇幅不等，长短不一，有的长达千言，有的仅有数字，富哲理于词，显情趣于歌，形式灵活，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我国民间文学芬芳四溢的一朵奇葩。

千殊万类、精彩绝伦的仡佬族歌谣，见山唱山，见水言水，见人说人，见物咏物，传情达意信手拈来，明志论理言简意赅。歌声装饰了仡佬族生命中的各种场景：劳动号子是劳动中“喊”的，报路号子是行路中“唱”的；栽秧锄草是要伴奏“打闹”的，所以要唱打闹歌、栽秧歌、薅秧歌；哭丧歌也叫“孝歌”，是用歌谣在丧礼的各个环节礼致哀的；哭嫁歌、婚礼歌从哭嫁送亲到迎轿闹房，歌声或伤感悲戚或欢喜俏皮，浑厚古朴的旋律伴随整个婚礼；

说福事专为修房建屋而唱，从破土奠基到上梁盖瓦、安门装窗，都有专门的仪式和歌谣；礼仪歌用以祈福禳灾、迎宾送客，生活娱乐气息十分浓郁；仪式歌随民间风俗和礼仪的出现而产生，仅在特定场合演唱；情歌更是数不胜数，美不胜收，因景生情，缘情言情，相识歌、戏弄歌、热恋歌、求偶歌、苦情歌、信誓歌等，贯穿从相识到相知相恋的全过程。

这些歌谣都是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以劳动和生活场景的实物入歌，质朴简洁，针对性强，以诙谐幽默减轻劳动的疲乏，以真实事物倾泻内心的情感，以吉言福语祈祷平安吉祥，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实用性，在仡佬族人民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不仅被广泛用于社交场合，抒发感情，反映现实，而且被用于传授历史和生产知识。《清明菜》《九妹和绕碗》《薷草歌》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情歌是仡佬族青年男女谈情说爱、谈婚论嫁的媒介和桥梁，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艺术性也很强：

（一）

太阳出来照白岩，白岩上面鲜花开，
哥想摘朵鲜花戴，花高岩陡摘不来。

（二）

郎在高山砍柴烧，妹在后园打（摘）葡萄。
假装锥个檬子刺，挨挨擦擦要妹挑。

（三）

隔河看见映山红，奴妹跟哥不怕穷。
九冬十月霜雪打，刺梨花比牡丹红。

这些情歌以比兴手法表情达意，内心情感质朴纯真，尤其是极富表现力的细节动作“挨挨擦擦”，将初恋男子的紧张羞怯、装傻卖呆和被人一眼识破的心机诡计，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充满生活情趣和艺术美感。白岩、砍柴、打葡萄、檬子刺、映山红、刺梨花等具体意象，都是劳动中的平常物象，既是眼中景，更是心中情，串联起情感世界和劳动过程，成为情感的起兴和象征之物。

要为仡佬族多如牛毛、灿若星辰的歌谣分类，还真是相当地有难度，无论以怎样的标准划分，总有一些难以归类，因此至今也没有一个世所公认的“权威认证”，让所有歌谣得归其所，如幽默滑稽、俏皮搞笑的扯谎歌：

(一)

太阳落土又落坡，黑来（天黑）唱首扯谎歌。
早晨看见牛生蛋，夜晚看见马架窝。

(二)

太阳落土又落坡，黑来唱首扯谎歌。
两个瞎子赌认字，两个跛子赌上坡。

(三)

太阳落土又落坡，搓根索索（绳子）展劲（使劲）拖。
何时拖得太阳转，何时不唱扯谎歌。

讽刺挖苦却不带半句污言秽语的骂人歌：

(一)

叫你唱歌不要逗，把你关在夜壶头。
新来媳妇一泡尿，淋你一个光骨头。

（二）

叫你莫唱骂人歌，豺狗咬来老虎拖。
大鬼捉你高吊起，小鬼捉你下油锅。

流传久远、为百姓喜闻乐见的“三句半”，如《你我庄稼佬》：

（一）

你我庄稼佬，天天苦辛劳。
日晒又雨淋，把汗抛。

（二）

你我庄稼佬，饭都吃不饱。
衣单裤子破，唧开交（怎么办、咋办）！

还有一类歌，充满自嘲也充满辛酸，那沉重的叹息，悲惨的命运，是仡佬族人民对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血泪控诉，这可归入苦歌一类，如《一年到头忙》：

太阳西边落，月亮东边上。
仡家要活命，好比月亮赶太阳。
累得腰酸骨头痛，到头来没有一颗粮。
仡家要活命，一年到头忙。

作为一个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民族，仡佬族能劳动能吃苦，也会娱乐会享受。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他们苦中作乐，自娱自乐，用歌声、鼓声、号子声，把繁重单调、枯燥乏味的劳作变得欢快愉悦、轻松活泼，把散兵游勇式的“单打独斗”，变

成数十人上百人的“集团作战”。他们动作协调，节奏明快，团结合作，气氛活跃，既劳动又娱乐，且劳动且娱乐，既调动了劳动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益，同时又放松了自己，美化了生活，寓劳动于娱乐之中，别开生面，别有情趣，真可谓事半功倍，一举两得。

把生活升华为艺术，仡佬族的劳动歌当属此类，可细分为若干类：有叙述农事活动和总结生产经验的砍荒歌、采茶歌、织布歌，有协调劳动和鼓舞干劲的号子歌、打闹歌，有传授知识、开启智慧的盘歌等，内容丰富，唱法多变，朴实粗犷，质朴优美。至今流传在遵义、仁怀、道真、正安等地的打闹歌，通常在薅草时演唱，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上百人，一般是主人请来两名职业歌手，一人击小鼓、一人打大锣，以锣鼓声为劳动号令，鼓起则进，鼓停则止，鼓骤则疾，鼓缓则徐，节奏鲜明，动感十足。打闹歌可独唱、齐唱、轮唱、对唱等，每唱完一段，用锣鼓过门，有的还在唱段之间加上朗诵式说白，说唱相间，唱腔高昂激越，悠扬悦耳，道白即情即景，信手拈来，夸张幽默，一张一弛，别具意味。

劳动歌内容广泛，曲目众多，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典故、风俗民情、生活常识、生产经验等各方面，“专职”艺人多能唱到千段以上。有四言、五言、七言及十字句等句式；分道白、快板、慢板、散板、平腔和高调等唱法；劳动号子有紧号、花号、慢号（短号）、快号（长号）、二慢号、上钱号、报路号、连歌夹号及其他号子等。

劳动歌中的栽秧歌、薅秧歌、收工歌等，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诸趣幽默，涉及生产劳动的方方面面，而且表现手法灵活多变，善用各种修辞手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歌谣的“舞台”宽广无边，“背景”变换不定，就在山坡上、田土中、水塘边、谷场里；演唱者和欣赏者都是地地道道的劳动者，他们同劳动同歌唱，同欢笑同娱乐，把人的干劲鼓动得热火朝天，把枯燥辛劳的场面打点得激情似火，降低了疲劳程度，提高了工作效率。看来，歌谣魅力无穷，